

四書紹聞編

中庸四



漢書門			
八	五	四	六
六	五	六	三
三	二	冊	架
類	號	函	架

內閣文庫			
八	五	四	六
三	二	冊	架
類	號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46
冊數	32(63)
函號	277 69





未謹此皆學問之屬為致知之事然道中庸何嘗不以行言致知中亦兼有知行非朱子之獨遺乎力行也玩心之熟者自知之亦不足多言也○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私所以不廣大私欲如耳目鼻口之欲今絕有欲則昏濁沉墜即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朱語又曰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着得他○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

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  
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  
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愚按此章  
須看本文待其人而後行一箇行字此行字正是欲  
踐其實而下面以尊德性道問學爲行之之事蓋德  
性尊而問學道則大小俱踐其實矣朱子之論存心  
也以爲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  
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又謂儒者之學大要以窮  
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  
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孟

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  
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  
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  
理乎蓋朱子之所謂存心致知者其旨乃如此識得  
此意則後儒紛紛無見之妄談亦不足與辯矣○心  
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如周禮朱子謂其皆從廣大  
心胸中流出然其中一條一節皆至理存焉纖悉委  
曲非窮理之至豈易盡其精微又如佛老徒守一箇  
空底高明廣大而見不徹於精微行不準於中庸以  
此應事豈能免於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而過猶不及

豈不反爲高明廣大之累哉○程子曰理則極高明  
行之只是中庸也○按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舜  
生知也而好问好察執兩端而用中顏淵亞聖也而  
以能問於不能博於文而約之以禮擇乎中庸拳拳  
服膺而弗失其所以道中庸者如此故以高明之資  
而不蹈於賢智之過○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  
無所不通能通之妙乃此心之神而所通之理則事  
事物物皆有本然之則所謂精微也中庸也聖人心  
同太虛然於中則曰允執於矩則曰不踰此可見也  
從軀殼起意可知其小也故曰自蔽見所可欲牽已

而從之可知其卑也故曰自累○德性何故何新學  
問則有故有新故者已知也新者未知也溫故而涵  
泳之味長義理無窮往往因其所已知得其所未知  
新而又新在問學之不已而已○質之本然者謂之  
厚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如孝衰於妻子之類敦厚是  
愈加厚而不失如大孝終身慕父母是也厚之對禮  
蓋厚是大樸未散之名禮是節文盡善之目故曰忠  
信之人可以學禮厚卽忠信也世蓋有一種天資純  
厚而不崇禮者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如前章文  
武周公之孝親親有殺尊賢有等又制爲禮法以及

天下各得其宜真孟子所謂節文乎仁義者其多至於三千三百莫非由德性中出學者所當講而由之而日謹其所未謹者也○溫故自知新日而者順辭也敦厚者又須崇禮始得曰以者反說上去也○朱子曰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又曰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書謂明哲是見幾知

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愚謂明哲之保身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或生或死惟義所在心安理順則比干之殺身不害為明哲心失理逆則馮道之保首領不免為昏愚子思言道極於發育峻極之大三千三百之廣而其要歸不過明哲保身之一語而已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聖賢之所謂保身者如此○溫故章句言故學之復時習之者故

學之所已知者皆德性之所本有也聖人德性純全無待於學人則貴於學而時習日新而不失存心致知皆學也學皆德性工夫

不倍章

東陽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卽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按許氏此說甚是人多言有德有位又須有時不知有位則時在其中矣孔子從周正以無位故爾夏商非當世之法孔子皆嘗學之惟無位故曰雖

善無徵無徵不信民不從不然孔子何以欲行夏之時乘殷之輅邪○朱子曰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是甚麼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截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按中庸引孔子之言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論語則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何歟蓋孔子之時杞最衰微而宋猶強大杞去夏遠而宋去殷猶近方孔子未之宋之

時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  
意其猶足徵也及之宋而宋猶夫杞故曰宋不足徵  
也此二書所載之所以不同○德位二字是此章之  
綱領古之作禮樂者皆以聖人在天子之位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無非從德性中流出推其本諸身者與  
天下共由之所謂修道之教也故天下之人無智愚  
賢不肖皆當由之則可以無過不及之差不然則是  
爲下而倍不惟行失其中而裁且及其身矣朱子嘗  
言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

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  
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  
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  
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  
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識得朱  
子此意然後見得爲下不倍的道理親切○禮謂親  
疎貴賤相接之體親疎卽所謂親親之殺也如自父  
子而至於九族其間有上殺下殺旁殺親疎之序按  
圖可見又如自一家而推至異姓之親與鄉黨朋友  
各有相接之體親者親疎者疎莫不有禮焉貴賤卽

所謂尊賢之等也原夫君臣上下之所自來位之崇卑必稱其德之大小有天子有諸侯有大夫有士有庶人其等威有辨也有大臣有羣臣其禮秩不同也皆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度不出於禮外必別言之者禮以節文言度以器數言如車旗服色之等是也文謂書名周禮春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書即六書名者稱謂也昔人言黃帝命名百物物有名而文字從而興焉所以爲三重之一者易言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則文之所繫豈小也○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

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一則曰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一則曰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愚謂此正大德之敦化處也經綸致和也立本致中也知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此三句朱子以爲是從下說上蓋惟誠則心與天一而天下之大本立矣流行於人倫日用則爲經綸天下之大經也○朱子曰經綸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



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雙峰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理之君仁於臣臣敬於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類合之○按經綸元是治絲之名是子思借言聖人之經理人道亦如此天下之大經本自有常而衆人不能不失其常故惟至誠之聖人爲能經綸之經是理出頭緒不使相紊綸是以類相合不使相離饒氏所說不過就五倫中說得箇經綸大意若究論則細微一節上無不有經有綸如論語鄉黨一篇記孔子動靜威儀之則姑以其首二節論之首節記其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

德然後可以徵諸庶民而無不信從考諸三王則與其已行者無所差建諸天地則與其自然者無所拂質諸鬼神則幽有以驗乎明俟諸後聖則遠有以驗乎近夫鬼神無形而難知何以質之而無疑哉亦曰知天之至爾窮神知化聖人於天之理蓋察之由之鉅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矣則夫鬼神雖幽亦曰天之功用而造化之迹爾質之其何疑乎後聖至遠而難料何以俟之而不惑哉亦曰知人之至爾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聖人於人之理蓋察之由之鉅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矣則夫後聖雖遠亦曰千百世之上

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俟之其何惑乎知天知人知其理也以此而盡倫盡制所謂有其德也本諸身者如此則徵諸庶民者何如是故君子動則世爲天下道不止其身在一時行則爲法言則爲則遠者悅其德之廣被企而慕之焉近者習其行之有常久而安之焉民之信從至此乃可謂寡過者矣居上者能使人寡過乃可以永終其譽振鷺之所詠是也若反之身而有所不盡驗之外而有所不合欲蚤有譽於天下而克終之不可得已居上之道其不易盡如此不驕

之義可識矣○上焉者以時言時王以前指異代也故章句以夏商爲證下焉者以位言聖人在下指當代也故章句以孔子爲證兩善字俱以禮言不可便以善爲德觀章句可見夫觀於禮雖善而無徵不尊者不能強民之信從故王天下之君子既有其位而操制作之權又有其德而爲制作之本議禮制度考文之善皆由身出則上焉之善吾之所損益而定下焉之善吾之是尊信而從况于庶民安有不信不從者乎其驗有可必者矣驗是已驗非方去驗之也○考諸三王如殷之繼夏周之繼殷雖不相襲禮而所

由一道方是不繆若秦之變古則全是私意其繆又  
不足論漢以寬仁故足以致治至於議禮制度不復  
知考古亦難言乎不繆矣三王以迹言故曰不繆天  
地以道言故曰不悖曰建諸天地者天人所為各自  
有分立於此而參於彼不見有悖言其皆合也如子  
太叔之論禮曰夫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  
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又曰為君臣上下以則地  
義君上治臣下承以法地之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以法地之剛柔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妻媾重姻婿亞  
兩婿相謂以象天明日月星辰猶親屬之相繫其明有大小之象其嚙離遠近有親疎之象

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以上可以見建諸天地而不悖之實矣鬼神  
即天地之功用必別言之者天地以其顯者言即子  
太叔所說是也鬼神以其幽者言即其妙用之無迹  
者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蓋鬼神者造化之  
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也人者天地之心也鬼神  
之會也其散在人事則謂之禮樂此所以質之而無  
疑也後聖即未來之三王三王既合則後聖可知矣  
故言百世以俟之而不惑也

仲尼章

召卽編

百十三

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  
之道莫加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莫詳於文武故憲章  
焉文武之法卽堯舜之道也所謂其切近處則自吾  
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  
一齊被他剪裁成過法豈道外物哉○道較渾淪  
法則詳密矣○後聖傳前聖之道故仲尼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聖人體天地之道故自堯舜至孔子皆上  
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始於堯舜者義農世遠也  
憲章止於文武者周監二代也○上則天時中則人  
事下則水土三才一道也入者天地之心也天時有

自然之運人事有當然之則水土有一定之理人事  
有不易之宜人能上不違於天之時下不拂於地之  
宜而後能爲天地立心與天地參矣嗚呼非聖人其  
孰能之○造化密移其盈虛消息自然之運君子之  
所當法也法之於身則動靜語默進退存亡以至禪  
授放伐之各以其時皆是也法之於天下則迎日推  
筭頒朔授民撫五辰以修政而庶績咸熙用天之道  
以修業而家用平康皆是也○孟子謂孔子聖之時  
也而以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者明之說者亦援以  
爲律天時之實此特其大綱爾夫子之平生夫子之

萬事孰非上律天時者哉其繫易蓋以律天時之精  
蘊教人而和靖尹子之評伊川亦謂其踐履盡易其  
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則在夫子可知矣○夫子謂坤  
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子曰坤道至柔而其  
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  
方故生物有常又曰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  
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又曰柔順利貞乃坤德  
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愚謂知此則  
知夫子之所以下襲水土者矣險夷逆順隨寓而安  
辨物居方各盡其道皆其事也○蔡虛齋曰章句云

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謂非可以一端盡也○凡  
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  
事盡也或外或內無不兼該若本若末無少欠缺蓋  
舉天下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  
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  
朱子下此兼內外該本末六字正爲下文辟如四句  
設而或者誤以爲預爲下文之大德小德設也○內  
者心之存主外者行事之迹也心之存主處有本有  
末外之行事處亦有本有末如心之仁敬孝慈之類  
本也細行必矜之類末也事如動容貌正顏色出辭

氣之類本也籩豆之事之類末也○無不覆載無遺也錯行代明無已也○按錯行代明不止謂無已須看錯字代字蓋謂當剛而剛當柔而柔用仁則仁見用義則義見萬變不窮而泛應曲當如四時之應候日月之有常也蓋聖人德性純全萬理兼備自然如此人有蔽礙故有差互有差互則有間斷○辟如節章句云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節章句云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上下意要分得明白上重聖人身上說言其全體渾然則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言其應用粲然則如四時之錯行日

月之代明此聖人之大也未盡其意因又即天地以見之天覆地載萬物並育于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是孰爲之蓋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即大德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統一箇大存主而物各付物又各有箇小存主處此即程子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忠即大德恕即小德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乃實

理流出以賦于人物之本也此所以並育並行也川  
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蓋一實萬分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則物各有一理而不相假借不  
相侵紊此所以不害不悖也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  
也然則仲尼之所以爲大其亦可知也已下章遂言  
之唯天下至聖至誠二章此仲尼之所以爲大也昔  
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答門人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蓋借言也而一貫之所以  
爲一貫曾子蓋難言之今觀乎中庸則曾子之所難  
言者子思言之矣○並育不害並行不悖者造化之

有迹而可見者也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蓋有小德以  
流其所敦之化而派別不差有大德以敦其所出之  
本而生生不窮是以如此非真有两箇德猶人只一  
箇心却以一箇忠而做出千萬箇恕也○或問小德  
大德之說朱子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  
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  
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  
按此章亦與費隱章相應小德川流則貫乎費之小  
大德敦化則貫乎費之大又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  
並行而不相悖此正所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無非

妙道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非至理者皆費也而小德大德則其所以然而不可見者非隱乎二十七章言道之大道之小此章則有大德小德蓋道之大小言道體之本然也德之大小言天地聖人之自然也學者能由尊德性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庶乎其爲入德之門希聖之階乎

### 川流章

此章與下章雖分說川流敦化其實小德大德元無兩箇德故此章亦須從大德上說來原來聖人只是

一箇至誠便全體渾然在此與天地之化育相爲流通寂然不動之中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流出出於人倫日用之間便都是法則父止慈子止孝而父子之相與也親可爲天下父子取法焉君止仁臣止敬而君臣之相與也義可爲天下君臣取法焉夫婦昆弟朋友莫不皆然所謂經綸之也蓋誠則自然如此豈有所倚哉大德者誠而已矣經綸立本知化所謂敦化也自其統體曰誠於其中細分之則聰明睿智之質乃其所以有臨也寬裕溫柔之德乃其所以有容也發強剛毅之德乃其所以有執也齋莊



中正之德乃其所以有敬也文理密察之德乃其所  
以有別也性之德有四而四之中又分爲四焉皆自  
其發見之脉絡而知之也所謂小德川流者也川流  
之不息由大德以敦其化也故於有臨容執敬別而  
皆曰足以者謂夫敦之者足以出之而不窮也溥博  
淵泉敦其所出之本也而時出之流其所敦之化也  
溥博淵泉本不可象而曰如天如淵姑以見充積之  
極其盛爾時出之妙豈可條舉而舉其見也言也行  
也民莫不敬信且悅以極夫覆載之所至者亦姑以  
見夫發見之當其可爾○問仁義禮智之智是自然

之性能辨是非者睿智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  
能者朱子曰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  
言睿智是充擴得較大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  
大槩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  
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  
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亶聰明作元后又曰天  
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要  
那聰明○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  
○文理密察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謹審且如  
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

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埋每事  
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密乃細密之密察乃著  
察之察正謂毫釐之間一有分別爾○小德川流  
聖人之恕也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便是此章  
氣象○積盛而動時萬物各得其所

敦化章

朱子嘗言於穆不已者天地之大德敦化純亦不已  
者聖人之大德敦化可見大德者誠而已矣故此章  
章句一則曰大經者五品之人倫惟聖人之德極誠  
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

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與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  
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無不齊同凡  
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  
然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出不合轍自不可行矣  
古者司徒教六藝而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  
大行人又每九歲而一論為其同文之治如此行同  
倫指禮而言子思之時雖禮教已衰而禮之大綱其  
行於親疎貴賤之等級者天下猶同也

不驕章

堯舜兢兢業業欲以和衷成湯懷慄危懼欲以綏猷

五品不遜萬方有罪以爲其過皆在於已也其所以使民寡過者可知矣非居上不驕者乎○此章承上章議禮制度考文說此是天下三件重事惟天子得以行之則人其寡過矣乎乃自說所以寡過者須是善而在尊位則人自信之從之如時王以前雖善而無徵也無徵則民不信從矣聖人在下雖善而不尊也不尊則民不信從矣此可見欲使人寡過者身是本庶民是驗三王在前百聖在後天地在顯鬼神在幽道理有一毫未盡一處不合安能推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故君子之道須本諸身而有其

不同次節記其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其不同處卽理合如此所謂經也理不相紊纔彼我相得所謂綸也有其緒然後可分非強分也非其類不能相合非苟合也○問夫焉有所倚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此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又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按前章曰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學者事也此章曰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聖人事也仁者心之德而愛者仁之情中心惻怛不能自己者其仁乎如春之發生和氣藹然無處不

周流者其仁乎仁於父子則父子盡其親仁於君臣則君臣盡其義仁於長幼則長幼盡其序仁於夫婦則夫婦盡其別仁於朋友則朋友盡其信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自盡二字最好此心之不容已者仁之端也衆人昏蔽故以親喪喚醒感動之於此不能自盡何事能盡於此能自盡則他事亦推是心而已聖人全體此心凡於理所當然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如周公之事君大舜之事親何等懇至何事不自盡肫肫然便一團都是仁○凡人解說我所當爲我所當盡只是一團都是仁○

無聖人之懇至○這箇仁却是那淵淵靜深中出如春陽充塞宇內薰然太和發育萬物却自大冬靜極於寒泉之下藏閉斂固中來○仁義中正四者之在吾心動靜周流如環無端亦猶天地之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也然天性之體本真而靜靜者本也動者用也靜以涵動之所本動以見靜之所存也動有資於靜靜無資於動也苟有一毫私欲雜於其中則如槃水正錯而未動湛濁在下清明在上固有暫定之時及微風過之則湛濁動乎下清明亂乎上矣其何以能泛應曲當生意周流於事物之間而無不仁哉惟

聖人之心天理渾然無少私欲故能寂然不動其歛  
藏也極乎真靜凝固之體以爲感而遂通之本此其  
所以立天下之本者爲獨深而淵淵其淵也○太極  
判爲陰陽別爲四時播爲五行運爲天載爲地垂爲  
日星散爲風雨擊爲雷霆結爲山阜流爲江河濬爲  
澤靈爲人蠢爲物植爲草木合之名曰造化猶衆體  
具而曰人也謂人事非造化惑於誕也謂造化止人  
事拘於小也故聖人之知化育亦不離乎人事而已  
視曰明聽曰聰五典五惇哉五禮五庸哉聖人之事  
無非天也發育於是峻極於是非二物也天人本無

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視聽思慮動作  
皆曰由我各我其我可知其小也除却形體便渾是  
天形體如何除得只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而造  
化行於我矣故曰浩浩其天○如天如淵者因其發  
見於外而擬議其中之所有也故浮其辭曰如且曰  
溥博曰淵泉該括中有條件在焉所以爲小德其天  
其淵者徑指其渾然於中而名其不可名之妙也故  
實其辭曰其且曰大本曰化育何嘗有一物可指所  
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以爲大德○至聖之  
德發於外者人皆可仰故無不敬信悅至誠之道存

諸中者神不可致思故非聖人不能知○聖智之聖字卽睿字

尚綱章

或問卒章之說朱子曰承上三章旣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

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其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綱之心以至其極爾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按於此可見其實德於此可見其成功皆指篤恭而言○尚綱故闇然衣錦故有日

章之實此處方言立心所謂日章之實者何所指乎  
蓋如此立心是如此做人豈是全無可見之實下文  
小人無實以繼之正對此實字而言也○程子曰聖  
人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一於恭敬  
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  
體信達順之道○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  
天下平之道○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  
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  
終不盡○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

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朱子曰此章承上文  
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  
以至其極而後已也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  
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  
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  
之德也○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凡八引詩一步步退  
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  
無聲無臭則至矣賀孫云到此方還得他本體曰然  
○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  
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

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知  
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  
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按  
樸實向裏纔于自家身上能見得善之所從生惡之  
所自起工夫自有着落自任不得故引詩云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此言微之顯也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  
于志蓋人心至靈毫髮之微不能自隱故中心有所  
不自得則內省有疚而有惡于志惟君子內省不疚  
無惡于志見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正在人之所不  
見處方其有諸內而未形諸外人雖不見而已獨知

之君子只是于此處能自做得主常人恒失之于此  
君子恒得之于此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  
之所不見乎內省有疚無疚有惡于志無惡于志乃  
人之所不見而君子于此能不疚能無惡正是其不  
可及處所謂自見曰明自勝曰強也此是日用第一  
親切工夫已儘細了而猶以爲未又引詩云相在爾  
室尚不愧于屋漏此言不但獨之當謹而已也故君  
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有  
語有默以理言之則初無一毫之空缺一息之間斷  
而此心之所以爲主者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



焉工夫至此始爲益密此二節不可平看與首章不同首章從天命之性道不可須臾離說下來故先說存天理之本然此章是從下學立心說上去故先說謹于人之所不見以至于平不愧于屋漏乃是自外說向內故朱子以爲爲己之功益加密至于篤恭亦只是此工夫用到極處無少間斷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至于天下平不出此道乃知首章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是實事初非空言也工夫做到天下平只是一箇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底道理天下雖大治之在身豈不是遠之近德雖不顯刑在百辟豈不是

微之顯自近而遠則出于身自微而顯則出于心豈不是風之自始而用三箇知字乃其真切爲己之心向裏而不知所實下手處也終而說至奏假不顯二節乃其真切爲己之效向外而得所實徵驗處也○知遠之近三句亦有血脉遠之近卽風也故承之而言風之自是從外說向內風之自卽微也故承之而言微之顯是又從內說向外○朱子答呂子約書曰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查滓矣蓋首章本靜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也○朱子曰尚綱之云本

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  
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  
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  
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按奏假不顯二  
節朱子本之致曲章以前節爲變後節爲化效驗亦  
自淺而深自近而遠則其德之進亦可知矣故篤恭  
二字卽承爲己之功說來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  
于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謹獨而精之  
以至于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者也章句  
云篤厚也厚于恭敬只是工夫至極不已之意凡工

夫至到而不已者便自然幽深玄遠而不顯矣如詩  
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卽不顯篤恭之氣象也當  
知篤恭自不顯非以篤恭訓不顯也○君子修己以  
敬吾自厚于恭敬而他無作爲之迹故曰不顯其敬  
也然我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入自化之由奏假之  
詩觀之便有上下一于恭敬之理上下一于恭敬篤  
恭而天下平可也○自衣錦至不顯凡五條自始學  
至成德有疎密淺深之序自不大聲色至無聲無臭  
凡三引詩則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妙而已非此德之  
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末節三引詩詩言

非有淺深乃子思借來以形容不顯之德則有淺深  
也不大聲以色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此卽  
篤恭不顯之意然子思未以爲至者乃子思自發一  
意非謂文王之德猶有聲色者存特不大之而已也  
聲色之于化民末也此亦非孔子評詩之言乃子思  
借來言之爾毛猶有倫謂之如毛則猶可比方必至  
于無可比方始盡其妙故引文王之詩曰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  
曰無之則是歛之雖爲萬化之原而求之實無一物  
可指以此言不顯斯爲至而無以加爾子思作中庸

首言天命之謂性而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自此以上不言者非秘而不言也不容言也乃老  
氏則好言之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是也夫不容言而好言之欲高于  
吾聖人而不知適所以爲妄也而近世言學者動輒  
以無聲無臭爲宗旨究其說不過老佛之緒餘吾不  
可以不論○由尚綱之心以至篤恭不顯終始只是  
一箇向裏之意朱子謂其曰不顯亦充尚綱之心以  
至其極爾中間都用那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  
顯不大底字○入毫釐絲忽終不盡是終是有也然

此之所謂無者非老氏之所謂無也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無不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聲無臭爾若論工夫則只謹獨敬信擇善固執便是理會此事處非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附論鬼神

張子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

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朱子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又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又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濁者爲質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注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

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

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微之顯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

羊皆是氣之雜採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  
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  
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以為怪孔  
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問人之禱天地  
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  
之有感彼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  
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  
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  
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  
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

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室  
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  
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寢矣他養  
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  
為昭明焄蒿悽愴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氣發揚  
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所云  
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  
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按此只證肅然之說  
爾神君事恐出妖誣  
與陳寶事同陳寶祠在陳倉史言祠起秦文公云其  
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若雄雉  
其聲殷殷云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問雷電  
野雞皆鳴

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曰或以爲有神物  
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  
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  
又曰時氣初只是氣疑其氣盛便有物以主之氣散  
又無了○又曰如今醫者定鬼藥多用虎睛助鬼藥  
多用龍骨鬼屬金金西方主肺與鬼虎是陰屬之最  
強者所以其鬼最盛鬼屬木木東方主肝與鬼龍是  
陽屬之最盛者故其鬼最強龍能駕雲飛騰便與氣  
合虎嘯則風生便與鬼合雖是物之最強盛然皆墮  
於一偏惟人獨得其全便無這般磊砢因言古時所

傳安期生之徒皆是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皮膚

之內骨肉皆是融化爲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

飛昇脫化之說愚按此亦是造化中有此理然聖人

順事沒吾寧也此聖人所以與然久之漸漸消磨亦

天爲一也煉養未免有意也漸盡了聚散常理也人中之有僊如物中之有渡江

以前說甚呂洞賓鍾離權如今亦不見了因言鬼火

皆是未散之物如馬血人戰鬪而死被兵之地皆有

之某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橫過來當路頭

其人頗勇直衝過去見其皆似人形髮髯如廟社泥

塑未裝飾者亦未散之氣淮上兵死者多不足畏宰我問鬼

神一章最精密包括得盡亦是當時弟子記錄得好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  
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  
亦兼以氣鬼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之否曰  
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  
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  
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  
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  
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  
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

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  
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  
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  
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愚按  
知此則知所以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矣○張子曰浮屠明  
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  
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  
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  
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



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按人物之初分定於天所謂莫之爲而爲也及其既死氣一離形如光脫於火安能隨所造業而神識復有所往如換舍哉觀佛家輪迴之說全不知造化則知其窺測性命者亦妄矣○朱子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轉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程子曰若謂既返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

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須假吸復入以爲呼也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

### 中庸總說

其書始言一理所謂天命之謂性也中散爲萬事加君子時中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顏淵之擇乎中庸舜之好問用中夫子之依乎中庸語道之費至於天下莫能載有費之小有費之大有舜與武王周公之大孝達孝有兼費隱包小大有包費隱兼小大有孔子之達德達道九經之屬語誠始詳而有天道有人

道人道有工夫節目此皆一理之散爲萬事處也未  
復合爲一理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  
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  
此言聖人心要處愚謂此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  
則退藏於密也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豈異端遠人以  
爲道俗儒舍已以爲人者所可語哉程子時中庸只  
是一篇未曾分章故始言一理而終歸一理相爲照  
應

問曰中庸序言異端之說至於老佛之徒出則

彌近理而大亂真何以見之

答曰老子之學五千言實其本書世儒所知可以不  
論惟佛教入中國初止有四十二章經後漸增益梁  
武帝時有五千四百卷曰經曰論曰律謂之三藏至  
達磨西來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於是禪  
學興焉達磨之言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  
卷可以印心自是祖祖相授以爲心法然則楞伽出  
自佛口無疑先正羅文莊公嘗論其大旨今錄于左  
羅文莊公曰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  
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

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為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止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真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爲十八界合而言之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

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卽所謂正智也卽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卽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卽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惟識諸識惟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

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卽涅槃涅槃卽生死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爲妄悟之則爲真苟能滅妄識而契真識則有以超生死而證涅槃矣真識卽本覺也涅槃卽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邪○又曰達磨告梁武帝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真空空

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真空卽清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磨妙圓空寂之旨予嘗合而觀之與繫辭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卽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爲甚異也○又曰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得明也本旣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不得呂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游

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反謂二程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爲形而上者邪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轅蔑由至矣○司馬子微坐忘論云不着一物自入虛無又曰心法猶眼纖毫入眼眼則不安小事關心心必動亂既有動病難入定門又曰此心從來未慣獨立乍無所托難以自安縱得暫安還復散亂隨起隨制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得安閒又曰心不受外名曰虚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安而虛道自來居又曰以無事爲真宅以有事爲應迹若水與鏡遇物見形○按子微此

論亦切論也然大意在絕事以安心未免反爲多事故程子謂其坐忘乃所謂坐馳也然自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不可制者言之子微之論亦未可忽也○司馬文正公曰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凡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按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不如道箇敬而無失最盡程子言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

亦何形象○程子謂強把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程子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朱子曰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心常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今於日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

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當恁地收拾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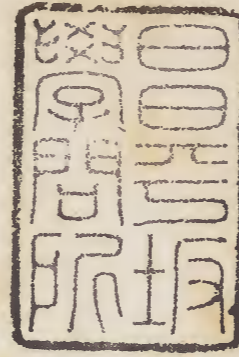
得平又云不可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着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又云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又云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邪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則溺於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然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

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的當也○呂氏有由空而後見夫中之說朱子謂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嘗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

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  
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着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  
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  
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  
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  
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  
則又當卽事卽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  
此未發之中邪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  
不差矣○問涵養多用靜否朱子曰不必然孔子却  
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

以求靜又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  
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  
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  
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  
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  
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又曰動靜如船  
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右皆要語也聖學工  
夫止是如此豈不易簡豈爲難知在力行爾





紹聞編之二 畢

天保西

